

忆情

故事

# 凉席上的毕业季

永州市作协会员 彭胜发



宿舍的吊扇转得吃力，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。六月的热浪从窗口涌进来，把四张凉席烤得发烫。老张的凉席最旧，已经泛出红褐色，中间还裂开一道缝，用透明胶带勉强粘着；我的凉席最新，是去年开学时在校门口小摊上买的，竹篾还泛着青绿的光泽。

毕业答辩结束那天晚上，我们谁也没提离校的事。老张从床底下摸出半瓶白酒，小王贡献出最后一包花生米。四个人盘腿坐在凉席上，把课本垒起来当桌子。酒瓶在凉席上投下一个摇晃的影子，像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。

“还记得大一刚来时的样子吗？”小李突然笑起来。他总爱穿的那件白背心已经洗得发黄，后背印着凉席的纹路。确实记得，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四个人

拘谨地坐在各自的凉席上，连话都不敢多说。现在我的凉席上留着老张的烟灰，老张的凉席上蹭着小王的墨水，四张凉席早就分不清彼此了。

夜深了，宿舍楼渐渐安静下来。我们并排躺在凉席上，头挨着头，像四根摆在砧板上的葱。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，把凉席的纹路映在天花板上。老张说起他要去西北支教，小王念叨着家里的催婚。凉席贴着后背，能感觉到每个人的体温。不知是谁先哼起了《同桌的你》，四个人就跟着跑调地唱起来。

天快亮时，我们终于困了。宿舍的灯没关，照得凉席发亮。老张突然说：“以后睡席梦思，肯定没这么凉快。”我们都笑了，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，这四张凉席，

就是我们共同的驿站。

离校那天，我最后一个走。收拾行李时，发现凉席底下压着好多东西：电影票根、外卖单子、写满公式的便笺纸。我把凉席卷起来，竹篾发出“咔啦咔啦”的响声，像是在抗议离别。最后看一眼空荡荡的宿舍，四块长方形的印记清晰地留在地板上，那是凉席存在过的证明。

现在我的新家铺着柔软的地毡，却总在夏天想念那张硬硬的凉席。听说老张的凉席被他带到了黄土高原，小王的凉席在搬家时弄丢了。偶尔在梦中，我还会回到那间宿舍，躺在略人的凉席上，听三个兄弟此起彼伏的鼾声。醒来时，脸颊贴着的是柔软的枕头，却再没有竹篾印上去的花纹。

生活

着 述

印象



梅方明/摄

随笔

## 播种与丰收

岳阳市第十五中学 李朝霞

走着走着，夏至已至。“昼晷已云极，宵漏自此长”，日照最盛、白昼最长的时节，盛夏携着万物的蓬勃隆重登场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“一候鹿角解，二候蝉始鸣，三候半夏生”，道尽夏至生机。阳光倾洒，草木疯长，瓜果飘香，天地间皆是生命肆意舒展的模样。而最令我倾心的，是那一池清荷。

清晨，公园的河道边，荷叶丛丛簇簇，连成一片，硕大的叶子恣意开合，舒展开来，大大方方迎风招展，偶尔有几片羞涩的叶子，悄悄地卷起来，似乎在躲避路人炽热的目光。粉白荷花或藏于叶后，或亭亭而立，有的初绽新蕾，有的已嫣然盛放。高低错落间，每一眼皆是惊艳，看得我心也随之轻盈。

河两岸，垂柳依依，碧桃树上已挂满果实，河面上，偶有几只苍鹭凌空飞起，在天空留下动听的歌曲。连日高温的烦躁，被眼前的美景与清凉一扫而空。几缕微风拂过，一池清荷，在晨风中悄悄诉说着莲的心事，曼妙而灵动，一如我此刻恬静而淡然的心境。

岁月旖旎，流年清浅。在这个奔放的季节里，大自然进入了生命的旺季，那漫天遍野的绿色变得浓密而深长，努力追寻的心始终向上。

从春到夏，我们学会珍惜时光；而夏至万物肆意生长的姿态，更让我读懂成长的意义。时令流转中，藏着古老智慧与动人故事。愿我们顺应自然，怀揣初心，如这夏至的莲，在热烈的时节里，清静安然地绽放。

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，几片银杏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我的办公桌桌面。我坐在窗边批改作文，翻到的一篇文章，让我眼前一亮。作者是个总在课上打瞌睡的女生，平日里对语文课似乎兴致缺乏。可眼前的这篇名为《让》的议论文，文章结构严谨、文辞典雅，若能增添辩证性，定会更出色。这意外的发现，让我意识到，每个学生心中都藏着无限可能。

我心里一阵欣喜，当即在课间叫来女生，她紧张地揪着衣角。我与她逐字逐句地推敲语句。起初，她局促不安，回答问题时声音细若蚊蝇。我想，她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

授，更是勇气与自信的唤醒。

于是，我耐心地用温和的话语鼓励她大胆发言。当我引导她思考“不让”的边界时，她的眼睛瞬间明亮，开始侃侃而谈，紧绷的肩膀也渐渐放松。

第二天上课，我把这篇作文打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，着重表扬了她的文学素养和思辨能力，并说：“只要肯播种，每个人都会迎来自己的丰收。”掌声中，她眼里闪烁着光芒。

不久，她带着忐忑，递来人生第一首小诗。纸张皱巴巴的，字迹稚嫩，却满含真情。我肯定了她的创作才华，并鼓励她试试投稿。经过几次修改，我帮她把诗投到了一本公开发行的青少年作文类期刊，很快

太阳将光芒倾洒在哑娘的菜园，几块菜地、一间厨房，构成她无声生活的全部。旧屋墙角的水渍，是岁月留下的印记，而她，如同村里被忽视的影子，总在树荫、田埂间踟蹰。

屋后的桃林是她的天地。春发新芽，夏成绿荫，秋日即将缀满红桃。她守着这片桃林，也守着生活的希望。年轻时，哑娘靠接待“收方货”的人维持生计。每当挑着货担的人进村，她总变着法儿做家常菜，瓶小鱼、水芹菜、椿树芽，简单食材在她手中成了美味。柴火灶“滋啦”作响，她指着粗瓷碗，用手势比划出“趁热”的善意；雨天帮着收苦布、整货品；为防止打滑，她从窑厂挑来煤渣，铺就通往废品站的黄泥巴路。

一个普通的下午，阳光将她的身影笼罩。她望着远山，忽然扬起如老桃枝般的手掌，在空中划出弧线。接着，她张开双臂，任山风灌满袖口。先天失语的她，虽无法像他人般呼喊吆喝，却在此刻，听见了来自苍穹的回响——那是阳光的声音，是内心被听见的共鸣。

岁月流转，哑娘将三个子女拉扯长大。老大凭手艺砌墙致富，老二夫妇的南杂店生意红火，老三考上师范学校成了老师。清晨，年迈的哑娘蹒跚走在山路，藤蔓勾住衣角，她无声地扯开。如今的她，总爱对着天空打手语，似倔强歌唱的哑艺人。当阳光漫过山顶，她的身影与煤渣路、桃树枝、蒲公英融为一体。哑娘虽口不能言，却在无声处奏响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强音，响彻苍穹。

就发表了。

领取样刊那天，她安静地站在我面前，眼神里满是喜悦和自豪，嘴角上扬，却没说话，只反复摩挲着期刊纸张的边缘。我想，写作的种子已在她心里生根发芽了，它还将在风雨中不断成长，最终长成值得珍视的参天大树。

后来，她高考填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毕业后也成为了语文教师。教育最动人的地方，莫过于此吧！当我们在作业本的红笔批注里多停留片刻，在课堂提问时多等待几秒，或许就能在学生心中埋下希望的种子。这颗种子，终会在时光里生根发芽，化作璀璨星河，照亮他们前行的路。

长沙县第一中学圣和学校  
彭湘

对着天空『歌唱』